

兄弟扯破了。到了晚上，那碎鑽石仍兀自在地上閃閃爍爍發他的光。只可惜這隻牛肚內空空如也。連一些兒光頭都沒有了。你老想想。冤枉不冤枉。華翁道。冤枉固然是冤枉的。不過兄弟聽得鑽石是一件最堅硬的東西。怎麼只一來，就會碎呢。不要是假的吧。芝翁道。這只好去問鑽石自己了。兄弟那裏知道呢。話猶未了。只聽見有人嚷道。時候不早了。打烊罷。各位老爺明天得暇。早些請過來。那兩人的話也在此戛然中止。走出茶館。各自分道去了。

節儉之仙

范佩莢

嚙！明天的飯。到怎麼地方去拿。天上沒有丟下來。地下沒有漲出來。銅錢更不必說了。連一個輕薄孔方兄。恐怕也找不出。咳！明天只好餓了。我幸虧不要吃怎麼。他却爲難了。窮人到了這個地步。只好求一死罷了。倘使開口向別人去借錢。非但出不了利錢。並且也借不到罷。若天呀！爲怎麼逼迫人到死路上去呢。既要窮人受這種痛苦。何必生窮人呢。咳！斷了生計。豈不要活活餓死麼。倘使我能起身。還可尋三角洋錢。這樣下去。進帳沒有。出帳却要。沒有錢拿怎麼來出帳呢。沒有出帳。豈不就是絕食麼。絕了食。還有怎麼生命的希望呢。天呀！神呀！求你饒赦我的罪孽罷。使我恢復原狀態。使我有有力做工罷。說這幾句的。是一個面黃肌瘦的病人。他關在一張板床。板床在一間小屋的角裏。那床的旁邊。放一只檯子。檯子上雖點着一盞油盞。却不十分光亮。所以愈顯出悽慘的樣子。他說了這幾句話。沒有力量再說了。躺在床上定神。停了一回。走進一個婦人。手裏捧了一碗東西。走到床前。輕輕對那病人說道。你坐起來吃藥罷。那病人聽了很詫異問道。這碗藥從怎麼地方得到的呢。婦人道。你不要管。你先吃。吃了再告訴你罷。那床上的病人就坐起來。接到手裏。一口氣吃完了。等到他吃完這碗。婦人拿了碗。就轉面走出

去了。病人喊道。請你告訴我。藥從怎麼地方拿來的。說出來沒有怎麼要緊的。婦人好像沒有聽見一樣。從門裏走出去了。停了好久。婦人一手拿一盆切塊的鹹蘿蔔。一手拿一碗薄粥。碗上放一雙筷。走進門來。直走到病人的牀前。看見病人還坐着。面孔上從黃色裏顯出疑惑的神氣。婦人對他說道。你不用想了。請你吃粥罷。病人聽了。越發詫異道。奇了！粥又從怎麼地方得到的呢。難道碰着了仙人麼。咳！天到底無絕人之路。但是我總不明白。請你直說罷。婦人道。吃了再說罷。病人接了。只。半碗。吃不下了。婦人就拿碗盆筷。放在牀邊的檯上。病人看他又走了。連忙喊道。請你不要走。請給我聽罷。我真莫明其妙哩。婦人過來。坐在牀邊上。笑道。我是仙人。却不是神仙之仙。乃是節儉之仙。因為你每天得到的錢交給我。我不肯用完。至少積蓄一角。以防意外的用度。一個人總要生病。沒有錢。那就糟了。生計上總有困難問題發生的。沒有錢。那就糟了。我想到這層意思。所以天天積蓄。寧可少吃些東西。現在豈不是收了效果麼。今天的藥費米錢。都是從積蓄的錢開支的。所以我勸你不要憂愁。你的病不久就要好了。請你養養神罷。病人聽了很快活道。你真是節儉之仙。我怎可以不感激你。佩服你呢。我沒有怎麼可以報答你。只好等病好尋錢。供養你罷。我聽了你這番話。我的病已經好了五六分了。婦人聽了。向檯上拿了粥碗盆筷走出去了。病人依舊坐着。嘴裏嚙哩咕嚕道。倘使他沒有積蓄這注錢。不要說我們生計上發生危險。就是生命。恐怕保不住了。咳！這樣的恩人。我拿怎麼來報答他呢。咳！節儉到底有好處的。家庭積蓄到底有利益的。在平常的時候。恐怕看不出好處。倘使有了疾病。或者斷了進款。那麼非有家庭儲款。不能活命了。原來病人是叫沈世福。是新民工廠裏的工人。婦人一定是他的妻子了。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綺芬浪墨徵求預約

米孫玉聲周劍雲胡寄塵嚴爵聲施濟寧鄭逸梅顧明昇(隱)農河海鳴鐸錢樵卓呆郁蘇俠諸公  
米(拙詞)有李涵秋袁孝雲吳樊蕙趙眠雲姚鴻程瞻柳山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于屠守  
米拙詞有李涵秋袁孝雲吳樊蕙趙眠雲姚鴻程瞻柳山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于屠守  
米拙詞有李涵秋袁孝雲吳樊蕙趙眠雲姚鴻程瞻柳山子海上說夢人鄭正秋胡石于屠守

海內外名士惠題詩詞達八百家先印上卷半月後出書內有鉅版銅版影印題字多至百餘面可謂空前絕後定價一元凡愛閱本報諸君將此紙剪下(須  
聲明由小說日報紹介)來函預約僅值附郵花三十五分以一星期為限(自登報日起) 通訊處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物外詩文社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三日

壬戌年十二月十八日

星期六

小說日報

大明  
萬曆

發行主任  
雜俎編輯

徐枕亞

編輯主

任許廣

父廣告

主任係

緯才增

刊主任

閩南閩報諸君鑒

本報  
可也

小說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  
業已出版每  
（二集續出）

#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費  
本校給用  
郵票十分  
詳示通佈  
處即當寄  
奉不誤

須先期到  
校報名繳  
報名費洋  
一元或開  
明姓名通  
信處用中  
文函報亦  
可報名應  
用物

如被錄取  
後肄業為  
限向上海  
商業儲蓄  
銀行或分  
行理處就  
近繳納書  
籍費到校  
後按價另  
繳

投考時  
隨帶筆墨  
及本生最  
近或證書  
大小照

校址  
樊王渡  
細章  
寄

#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本省四次風雨爲災災區達六十餘縣之廣災民至數百萬人之多奇災迭切且古未聞經各

災衆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收據登報鳴謝隨附份盼諸惟公鑒會長盧水祥張載陽理事長王錫棠副理事長金百順俞煥同啓

浙江王成水災籌賑會乞  
災衆承惠捐款請逕寄本會或杭州中國銀行掣給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十六號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上海交通路一三號華局電話中六七  
海通中百十清書內話中央五九

期面議	四厘長	後幅短 行每字	行四角	長行每	同普通	角中縫	大洋六	日每行	起碼每
九號	八十	路中	派克	上海	刷所	明印	者光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 小說

## 白卷 (續)

天憤稿 盧父刪



只想叫子孫保守。那裏顧得到許多。有人說。『田是累字之頭。福字之尾。』雖是滑稽。其實很有道理。無奈我們縣城裏的人。心腸別具。情願子孫將來吃苦。不願不買福田。這繁春的苦。便受了這遺產的累。

看繁春長到二十二歲了。一事無成。一天到晚。除茶酒以外。不是閒鄰。便是尋朋友。不是又麻雀。便是打撲克。憑你秀英千言萬語的勸他。他只嫌着秀英討厭。這番師範招考。秀英趁是暑假。便定出功課表。把應考的科目。一樣一樣的。叫他溫理。當初繁春在高小畢業時候。英算兩門。也全虧秀英教導。才舉了業。如今只算舊夢重溫。無奈繁春心猿意馬。兀是把持不定。越討飯。何必定要進學堂。秀英便把世界大勢所趨的理由。細細地講給他聽。并且說這八十畝田。是弄不住的。總要有個真實本事。有了實在職業。才可和人家爭存一個地位。……

上面開首說的繁春考師範。便是秀英的力量。總望繁春學些吃飯本事。別的看着。鼓不上。才叫他這一條捷徑。回家已後。扣準日子。看着報紙上的告白。某師範招考新生的案上。再也沒有繁春的姓名。……繁春若無其事。依舊喝酒耍笑。豈不知秀英的枕函上。夜夜被眼淚浸濕了。

在下和袁繁春。並不認識。併且面都沒有碰過。却有個常州朋友。和繁春牽帶些親戚。才知這個詳細。把來告訴我。我想這也是

青年墮落的一種。所以把他記出來。至於那投考不曾取的理由。便是犯着在下這篇小說的題目。

## 茶寮趣史

張乙盧

吹牛記

乙盧道。去年三月。小子因公往杭。差不多勾留了半個月光景。除了公事以外。閒着沒事。少不得往茶寮戲園。或者游藝場逛逛。所見所聞的事情。真所謂形形色色。無奇不有。今趁陽曆新年。小子一年辛苦。總算這幾天有些閒暇。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好不逍遙自在。忽然想起這些閒見。說出來也很可噴飯。橫豎今天無事。我何不把他事實。記他幾起。給愛讀小說諸君作個茶餘酒後的談助呢。主意想定。就提起筆來。一起一起的記去。寫完看看。到也還有些趣味。我便題了一個篇目。叫做茶寮趣史。列位休得見笑。其中雖沒有可歌可泣的文章。却也着實有些可欺可笑的趣事哩。

杭州湧金門外。有一家面山臨湖的茶寮。叫也是園。雖僅小築三椽。却也別饒幽趣。凡是買棹遊湖的人。與畫歸來。終要在那茶館裏。暫息游蹤。所以生意到也並不寂寞。那一天小子一個人遊湖回來。時已遲了。正在那家茶館裏小憩。忽見湖上遠遠地有一隻划子。舊着漿。飛也似的向湧金門而來。等到近了一看。却是兩位五十以外的老人。只見他們惠了船錢。一步跨進茶館。身子已沒坐定。便高聲嚷着泡一壺上好雨前茶。堂倌答應着。絞了手巾。便把一壺香茗。端端整整。送至桌上。那二人提起茶碗。各人呷了一口茶。潤潤喉嚨。便議論風生。滔滔汨汨的談論起來。只聽得一人道。華翁。長遠不曾見你。想不到你忙得這樣。真所謂能者多勞了。華翁道。不瞞你老說。這幾年真被文債累得要死了。從前呢。兄弟的文名雖好。終還有些空閑時候。自從那年無意中做了一篇。不知是誰好事。鈔去給曲省長看。曲省

孫緯才新法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特效藥注射每針一元 功效速立 斷根金針 注射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特效藥注射每針一元 功效速立 斷根金針 注射 專醫花柳病 梅毒淋濁下疳各症均用特效藥注射每針一元 功效速立 斷根金針 注射

長看了。竟大加賞識。逢人傳說。把兄弟文名。竟鬧得一天大一天了。現在不是今天姓張的請做壽序。便是明天姓李的請做墓志銘。真個忙得兄弟連屁都沒工夫放一個。你想想。晦氣不晦氣。芝翁道。到底怎麼一回事。曲省長竟這樣賞識你老文章起來。華翁正色道。芝翁。我與你居近咫尺。難道這回事。還不知道嗎。常言道得好。寶劍須磨利。紅粉要選佳。講到這位曲省長。雖不能算得吾道中人。却也愛才如命。聽見說他老人家本來向不吃飯的。那天看見兄弟文章。讀了又讀。竟不知不覺的。吃了八大碗飯。他說這篇文章。比了永和九年一位蘭亭序先生。還要做得好哩。就是他幕府裏幾位老夫子們。也個個說。從前班老先生做的一部漢書。可以下酒。現在華老先生這一篇文章。簡直可以下飯。比之漢書。不是還要強得多嗎。你想想。他們這樣看得起兄弟。叫兄弟何以克當呢。芝翁道。這位蘭亭序先生。不知是那裏人。想必他肚子一定很博的了。大概就是這裏湧金門外永和酒店老班吧。華翁聽了。一聲道。虧你終算是個班翰林。連古文觀止都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既然刻在古文。那末。當然是古人了。芝翁道。領教。領教。華翁既然這樣忙。想必終有幾位書記代勞吧。華翁聽了。把頭接連搖了幾搖。嘆一口氣道。才難。才難。兄弟起初。何嘗沒請過書記。可是他們的文。差不多沒一篇能入我眼。便是兄弟文章。叫他們看。他們也沒一個能夠讀得下去。幸虧小犬終算還有跨窺之風。有時還可以替兄弟做做槍手。不過不能完全推給他罷了。芝翁道。令郎這些年紀。已經有此才華。畢竟虎父不生犬子了。華翁道。這大概是天賦之才吧。我起初呢。也不知道這孩子有這樣聰明。那一天。兄弟往鄉下舍親家去吃喜酒。一時高興。留了半個月。等到回來。兄弟案上。那些詩文徵啓。竟積得高可數寸。把他仔細一檢。足足有八百幾份。而且個個徵啓當中。還夾着晚生帖子。也有先送一千五百酬潤的。也有說稿寄去後。再行酬謝的。不瞞你老說。兄弟平時

應酬文字雖多。陸續做去。到也不覺得什麼。這一來。到真有些慌了。幸虧這孩子自告奮勇說。爸爸。做兒子的替你老人家去做幾篇罷。兄弟平時見他文章。到也還過得去。却也暗暗佩服。如今他自告奮勇。索性給他去練練筆墨。說也奇怪。不多幾時。他把一篇文章做好。給我一。真個是珠圓玉潤。連兄弟都批他出一個不好的所在。後來這風聲漸漸傳播。請兄弟做文章的人。越來越多了。你想想。麻煩不麻煩。華翁說到這裏。呷了一口茶。停一停道。芝翁。你此番上京。可有什麼新聞沒有。芝翁道。新聞到沒有。不過兄弟這回白化了二十萬冤錢。很有些捨不得。華翁道。什麼一回事。芝翁道。兄弟此番到京。老實說。好歹終算是個太公。誰也敢瞧兄弟不起。不過這回子和什麼總長次長。又幾次麻雀。運氣還好。贏他們幾十萬錢。路過上海。逛了幾天。有一天晚上。兄弟走過南京路。有一家洋貨店。門首貼着大減價招紙。兄弟跑進去瞧瞧。見有一隻橡皮製成的老黃牛。肚下放出一道亮光。閃閃燦燦。差不多把電燈的光。都要掩了一半。仔細一看。原來這頭牛的私處。嵌有一顆黃豆般東西。亮光不是從這裏發出來的。在那裏。兄弟一時好奇。想把這牛買回來。給小孩子頑頑。問他價錢。那知這一位店官。竟瞞了我兩眼。睜也不睜。走過去了。兄弟氣不過。說他兩句。那人便回轉身來。伸出兩個指頭。把那牛一指道。這隻牛肚所嵌的鑽石。要買二十萬錢。你可要嗎。兄弟本來素性好勝的。聽見這話。好生不悅。便爽快快快探囊給他二十萬錢。連牛和鑽石。逼氣都買了來。回到家。把這隻牛取出來。陳列地上。不料這平什子。一到我手。竟大擺架子。連一些兒光都沒有了。兄弟一想。化了這許多冤錢。買這樣一件沒用東西。幹什麼。越想越氣。只一脚踢去。那知牛到沒有踢着。這一顆鑽石。到很勢利。先與他脫離關係。剝落一聲。落在地上。跌得粉碎。兄弟氣極。索性把這隻牛拿來一扯。分作二。說也奇怪。這個嵌黃豆般鑽石的牛尻。竟也給



# 了版出刊月術幻

● 第三期目錄 ●

● 片 景 湖 美 送 ●

本雜誌係浙學社同大所組織由曹西崖主任編輯胡亞光主任繪圖每月發行一期現已出至第四期以研究學術改造爲宗旨內容豐富俱係海內名家著作封面用三色版精印美麗無比本誌爲普及各界起見每冊祇售紙費大洋五分（外埠加寄費半分）茲值發行伊始優待定閱本誌者起見凡定閱本誌半年連郵祇收大洋二角六分再贈琉璃版精印西湖風景畫片一張定閱全年連郵大洋五角再贈西湖風景畫片兩張此項畫片以贈完三千張爲限幸勿交臂失之郵費代洋十足通用寄杭州東街莫衡齋浙學社發行部（請聲明閱何日何報）

北京何道明及李鴻源蘇州葉天球三先生題詞 福建建  
玉良 金錢鐵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換水 金銀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籠吸紙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錄 新婚佳話 三廋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册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廋學社

▲三廋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海上海上花列傳 此書爲雲間韓大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海五十年前繁華景象書凡五十萬冊分六十回悉當時真確事實其老於治游者尙能指述乃得也書中趙某係真姓名各書周濟之追後得志而利爲富人所墮落時作者書周濟之追後得志而作者腐居困厄向借不得故舉其舊事以譏之云趙乃揮鉅金盡購其書而焚之故此書外間罕有流傳亦有改頭換尾化書爲新此書華夢絕文新繁華夢海上花叢監史等名稱者然皆剽竊義不填眉目識者恨之今本局覓得此書最初石印抄本與翻本情文有霄壤之判因函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某焚書擬諸秦皇焚經其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精訂六巨冊欲爲名著廣流傳僅定兩元之價書印無多購請從速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一月爲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此書爲雲間韓太仙所著別署花也憐儂紀上

枕亞傑作  
哀情小說  
余之妻

東亞酒樓廣告

本樓二層樓中菜三層樓西菜治菜  
精美侍應周到 倘蒙惠臨自當竭  
誠歡迎

張舍我  
短篇  
小說集

青年小說作者張舍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實筆不落俗套，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詞誠懇，著述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見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為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到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行十五萬言，彙為專集，以饜讀者。俟編輯告竣，即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為歡迎。當擇其言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為酬之。

枕亞  
新編  
天嘯殘墨

天嘯先生文字淵淵作金石聲是書爲其介弟枕  
亞所編集其十年來新舊得意之作得十萬餘言  
精印一厚冊茲將本書要目列下

●卷一  
藝苑今文古文 吟集

●卷二  
筆記 懋虛談乘 粵西遊記 天涯淪落人印話

說部 湖上百日記 鴛鴦夢劇本 焚蘭恨彈詞

●卷四  
雜著 斷簡一束 弄翰餘譚 聯語偶錄 雀  
牌勝政

周瘦鵑的人小雜誌  
**紫蘭花片**

(一)出版日期 每月二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藏書之用每匣內并附腹臆小影親筆簽字藉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新語林

君 在 內

君 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朱增宗  
博學士

診所上海雲南路會  
樂里  
電話中央一千〇五  
十二號

作者陳巖一先生四年前嘗爲者  
司篋啓公暇左丞喜舉當世人物以爲談助故先生於近代士大夫言論丰采知之分詳嘗仿世說新語著新語林八卷分德行言語雅量豪爽等三十六門其全書內容價值悉見於各名人序跋中今選錄於下

楊士琦 取材精而用力勤二十年間見聞所及網羅無遺件目悉備

楊士晟 將廿年間巨公名儒之種種事蹟取其淵懿玄遠之言語異卓絕之迹分門別類彙集而雅言之其精核方劉世說

夏敬觀 楊四洲雅好世說新語瀟一擇近世人語爲新語林每以並世朝士大夫爲問查得於四洲者爲多哀思亮 其辭淵雅雋永能使人消釋鄙吝曠然有絕塵出世之思

每部三本定價洋一元二角清華書局代售



小紀  
說事  
賊窟記

(續)

邱劍舒

先生食也未。余點首。媼乃出膳與余食。頃。余問媼曰。此間何不置一時辰鐘。俾知時刻。媼曰。此室前者無人居。故諸物寥寥。先生欲之。待老身取來可也。比膳畢。果取一座鐘至。放於桌上。則正十二時矣。

午後三時。負余之賊乃至。則已衣履一新。不若前夕之狼狽。然眉宇間之兇險。猶不能掩也。余問之曰。好漢携挾我何爲。我無仇於好漢。而徒苦我何哉。賊曰。利而已矣。余曰。好漢不知余家非富厚耶。村中人資多於我者。不知凡幾也。賊曰。吾曹目的。不在爾等。爾等或不必出資。彼局長自能籌措。而放汝等也。余曰。然則何日方令余返。賊曰。易耳。今夕携資來。明天即可歸。刻已往與彼交涉矣。言際。故與余談他瑣事。并曰。余名陸邦。汝毋以好漢呼我。余乃稱之曰。邦哥。嗚呼。此惡人亦值以阿哥呼之耶。但余居其勢力之下。不得不如是耳。陸邦與余談畢即去。余亦用膳。晚九時就寢。

翌晨。余起盥漱畢。老嫗曰。此間餅食不佳。不足以適口。吾家後園。有荔枝數株。結實纍纍。滿樹紅矣。當摘之以奉先生也。旋取出與余。可二斛許。食之極甘。余思彼待客如此之週。費亦不少。然以之豐人之口。蓋欲人不覺苦。而允界資耳。諺曰。小錢不往。大錢不來。此之謂也。膳後。陸邦來。且引一人至。是人短小精幹。年約三十餘。陸邦謂余曰。此吾僑首領也。茲來與汝商酌。汝母忤。余聞其姓名。則曰何灼英。叩其何事。乃袖出一紙授余曰。照此紙寫之。則汝可望速返。不然恐汝不禁此苦也。余視此紙云。

局長大人鈞鑒。某某等前天被擄於此。幸皆平安。但據何首領云。須備銀六千元取贖某某等返。苟不依從。定置死於槍下。并云無論不贖與贖返後。均不許告官通緝。若敢違之。查出即嚴

厲對待。請於三日內。派人往觀音廟後商議。即可辦理。伏祈俯允。暫借六千元。俾某某等早日出此。容當設法奉還。倘乞賜鑒爲幸。

某某等謹上。

紙末又有一函云。

某先生大鑒。我等因錢財支絀。無法籌措。貴學堂教師學生九人。擄禁。請借銀六千元支用。如不從者。即將各人槍決。勿謂我。等無情也。若肯交來。可往觀音廟後穿白衫之人。商議。定可。辦妥。但會其人。切勿加害。若傷吾兄弟。決不干休也。先生。爲一村之富者。諒必不因此小數。而累及九人之命。請速答覆。免阻時日。並不許告官請兵。倘有不依。家產性命。不能保。也。所爲留意。此上。

合興會何灼英等啓

余視畢。謂灼英曰。大漢勿索如是之鉅。可否略減。不然。局長或不肯從也。曰。汝第爲之。不須汝等款。何必嘵嘵。余曰。我不能寫。請向吾師張先生爲此。灼英曰。渠正有病。故令汝寫。余曰。尚有七同學。何不與彼言之。吾不敢爲。恐對不住局長也。灼英曰。此無妨於汝。出吾主張。局長必不責汝。余曰。卽以此紙交去可矣。何必另爲。灼英怒目向余曰。速寫毋多言。苟弗從者。請視吾槍。言時以手槍指余。陸邦在旁亦曰。不用汝錢。何故阻撓。徒受苦耳。余不得已。乃勉書之。灼英曰。第二函不須寫。第一函之空格。則填汝名可矣。余從之書畢。二人携以去。噫。此書一達。吾無以對局長矣。局長惠我良厚。吾乃爲賊案其錢。他日相見。能無汗顏。雖然。余被逼而爲。非由心願。局長或能原諒於我也。但該函所謂容當設法奉還者。則指吾等出險後。以款償諸局長也。嗟夫。是徒爲吾等累耳。彼賊之肉。其足食乎。余憤恨盈胸。食不下咽。嫗察余神色。知爲此。卽勸余勿爾。余不應。甫入夜卽睡。臥於櫥中。沉思所以救余等之策。奈足被鎖。不能逃。何以脫險。苟局長不設法取贖。

(未完)

厓父黃文

香友東越許權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奏漢以下書沈西左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渴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明文爲楚漢例如左 齊文 祭文 各一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 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 聯語長聯二十元 短篇五元 小說文盲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研讀詩詞及新體文均不作

消寒俱樂部

# 別恨

許彞屏

歌離弔恨。望窮紆絕之天。別鵲離鸞。魂斷望夫之石。古來死別。有甚生離。屬在吾徒。能無結轡。則有明妃去國。塞外草青。商婦空船。江邊水綠。情深南浦。文通賦別之詞。淚洒西宮。白傅長恨之曲。征騶不逝。烏江之豪氣消沈。壯士不還。易水則寒風蕭瑟。河梁一握。去今何年。陽關三疊。悲哉何處。以此言恨。恨可知矣。若乃長城遠築。戍客興嗟。白登被圍。匈奴肆虐。征衣夜擣。臨行密密之縫。刁斗晨驚。出塞迢迢之路。極地老天荒之寄慨。雖海枯石爛。以何辭。嗟呼。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蓋不獨庾信之哀江南。宋玉之悲秋風已也。况復一聲河滿。隔君門兮九重。兩地相思。望故鄉兮千里。愛而不見。我勞如何。僕本恨人。不少黯黯銷魂之舉。世有知者。庶幾同聲相應之思。爰作俚言。敬俟月旦。

# 奇遇

海●角●秋●聲●

凌田克以手撚其鼠鬚。強爲笑容。謂其妻曰。子如今爲何日。蓋去年脫險匪窟日也。妻瞋目而肉橫。爲狀甚悍。年可四十許。凌言

似未聞。已乃微應曰然。是當爲子賀。不審彼人今安在。如來茲。當盡款治。以爲酬謝。彼人者。指救凌脫險之徐俠君也。語訖。以目睨凌。凌似不以此言爲然。惟亦微領首曰然。正言間。一少年。望門投止。神采甚奕。落語語凌曰。相識否。凌亟認久久。已而猝謂少年曰。子非徐俠君乎。吾恩公也。何勿識。適何來。載言載爲少年解衣祇。妻亦趨應甚殷。亟携少年之包爲藏。包甚滯沈。觸手知爲黃白物。少年果徐俠君。來投凌。因凌爲是鄉鄉董。熟悉一切。藉有小惠及彼。擬賴以勾當某事。包中之物。曾不虞凌之貳己。故率任凌妻携藏。凌歎飲盡至。爲之另室治寢。晚間凌妻告凌包中所有物。得此可大發財。凌曰。如徐何。曰易與。匪之可。衙門必不爲宥。曰彼果有德於余。曰發財耳。焉知德者。若可速報縣。凌唯唯。而際彌形怕快。天未曉。捕者果至。逮俠君而去。俠君經訊。瞠目莫知所答。凌則於令前。指之爲匪。俠君始恍然。欲白所以。而令殊昏懵。亦曰匪矣。誰省汝者。俟判懲可。於是徐俠君乃無端嘗此鐵窗風味。不期月而令以譴去。新令爲蘇某。廉介而明峻。清訟及徐案。曰可異也。提徐密審。徐乃曰凌前陷匪窟。救之獲免。前因勾當其事。懷金投之。詎彼誣金誣陷。蘇憤曰。誠狗彘不食也。釋徐而拘凌。然凌已早日遠逸矣。徐故精技擊。使刀能盡神。恨凌之狡遁。遍處

蹤跡之。冀洩積憤。一日行荒山中。因昏曉不見棲止。見道旁有旅舍一字。燈火隱約。可距數里外。亟捷步撲投。將近舍宇。隱聞呼救聲。自舍中出。心愕異。意必謀殺。亟拔刀突門進。見有男女二惡徒。正搏緊一商客。擬斃之。徐咄曰。賊何敢爾。立揮刀斫男。男不備。中刀而仆。女乘間持械支拒。然非所敵。亦爲徐殲。視商客則已暈去。徐撫之始蘇。嘆曰毒哉賊也。見徐廝認良久。曰。子非徐俠君矣。時徐亦騰地致詞曰。公非蘇令尹乎。曰然。何茲遇之巧也。緣蘇時已退休。改經商。獨行是圃。因晚投宿。不知舍即當年凌田克夫婦所設。凌固辨爲蘇。銜之。并毆其金。遂行謀殺。詎反自殲。此誠靈爽所憑。報應不失者歟。兩人既各述別後行蹤。起檢己物。徐忽見一衣包。識爲己有。曰異哉。斯何來。賊豈猶凌之夫婦歟。蘇亦愕然。徐挑燈細辨男女屍曰。果凌賊夫婦也。吾以寬凌而赦公。赦公而獲報舊德。并因是殺賊而快舊仇。寧非世之奇遇歟。蘇應曰。誠哉其奇遇也。

\*\*\*\*\*

義務通信

\*\*\*\*\*

僕少第一期至十九期家庭週刊各一期共十九張藏有此報諸君如肯割愛者欲以一說部彙編乙部及滬江風月傳乙部爲酬報寄上海馬路石路口裕和洋貨號內徐槐馥收可也

義務通

僕少第一期至十九期家庭週刊各一期共十九  
 張應有此報諸君如肯割愛者欲以寄部彙編  
 乙部及一諸君風月傳乙部為酬報設上海二  
 馬路石路口裕和洋貨號內徐槐馥收可也



第一卷 歇浦春光

叢  
著

道德的衛生

緯才著 庠父評

摩父評曰。鄉人有疾病。則禱於神。未病者。亦先爲祈請。以冀其不病。而跡其所行。又往往與良心相背。甚有聚衆數十。借廟宇作會場。以商量惡事者。天下事之可笑。孰有過於是哉。余族嫂寡居。好佞佛。而悍聲頗著。余告之曰。嫂將以行惡。而賄神以免罪。神受汝賄。則神爲不德。神且獲罪於天。而安能庇人。且聰明正直之謂神。乃因而賄之。則嫂之視神爲何如邪。神而無知。禱亦何益。神而有知。益將怒汝耳。嫂聞之。以爲謂也。大怒。其悍也如故。而禱亦益虔。有二子。相繼死於痘。家又遭回祿。嫂遂流爲貧婦。以傳終其身。年五十餘。患惡瘡。潰裂。呻

報餘

聊半年餘。受盡苦痛而死。此亦可憐可笑。而足與主人之作相發明也。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語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言君子與小人之辨。可謂深切而顯明矣。有人於此。其律己也謹以嚴。其待人也寬以恕。謹以嚴。故事無過舉。寬以恕。故人無違言。事無過舉。人無違言。則心廣而體胖。百福隨之矣。此君子坦蕩蕩之說也。又有人焉。其待己也利而厚。其對人也狠而貪。利而厚。故慾無滿足。狠而貪。故人多忤惡。慾無滿足。人多忤惡。則心憂而躬瘁。百殃叢之矣。此小人長戚戚之說也。夫人非至愚極陋。固未有好殃而惡福者。而結果所得。常殃多而福少。不寧維是。福招於心。不假外乞。而人多非求。殃由行發。悉自外來。而人常奮驚。是非好殃而惡福。即求福而得殃耳。去蕩蕩之路。而趨戚戚之途。憂叢於心。即殃集於體。而疾病死亡。亦隨之而起。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國貨叢載

▲蘇州府學大成殿聯  
百世李師承。共仰金聲玉振。  
六巡瞻像設。偕遊義路禮門。  
(接乾隆六巡姑蘇)

▲蘇州府堂聯  
九邑念民依。我飢我寒。猶憶當年食影。  
三吳榮郡領。曰清曰慎。相期此日冰淵。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三期增刊徵文

本報三期增刊徵文

字數至多五百爲限以有趣味者爲貴篇首題目須

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十期增刊爲雀牌號第十二

金(一)

光 明 印 刷 所 廣 告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滙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 本 藍 之 魂 梨 玉 ▶  
**史 淚 鴻 雪**

此書筆墨高遠，意旨純正，爲書中第一。心著《枕石齋詩話》一卷，爲書中第一。喜閱《詩話》一卷，爲書中第一。用不可不讀。二百餘種，厚十萬餘字。止後購置十餘種，厚十萬餘字。是書價值概可想見。

▲洋裝一冊，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枕亞新著慘情小說  
雙鬢記

是書原名捧打鴛鴦鏡  
爲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慎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痴情欲託紅樓評者  
探幽抉微文筆絕類曹  
歌嗜痴諸君盍興乎來

▲定價六角  
▲洋裝一册  
發行所清華書局

◀ 枕亞最初傑作 ▶  
魂 梨 玉

書經十餘版數達五六萬以上近年來新小說流行之廣無有過此書者口碑載道奚待贅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弄一家一百號

龜山徐枕亞先生定編  
歷朝十六名家諧文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高言文字自晉迄  
共富多世餘家搜  
安富多世餘家搜  
而作語奇而趣經  
遊風各體而意美  
巫戲文之近人所  
無愧焉名曰大觀  
洋裝一冊  
定價五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 談探偵國中

偵探之七探君生不中先作邊境  
探者前萬一乞面人國生中譯  
之尤所言爲將現手偵以國東  
軌爲釣行其本一探躬偵西  
範奇之支世最書竊案自探集  
亦詭之索以近局欺發實小從  
可作篇隱堅所又爲行驗說未  
小名意觀著一小以之者有  
定說中出者名再說來情自以  
偵觀國愈急中商界社事愈中  
七可偵奇書國請別會著天國  
角作探較共偵竊開莫成偵案

要配眼鏡請  
到南京路精  
登眼鏡公司







藝  
林

民國五年夏余與劍花結婚於鴛鴦湖畔四方好友佳什紛投茲擇其尤者而露布之想閱者不致有明日黃花之譏也 劍濡識

沈劍濡與吳劍藹結婚之證  
婚書  
鴛湖朱梓琴

伏以英皇試舜。滄柄著釐降之文。天妹嬪周。關雎列國風之首。是知君子必逮淑女。授室所以齊家。茲有鴛湖沈君劍濡與鳳溪吳女士劍花者。皆吾邑望族也。一則家令多才。未歌穠李。一則彩鸞待字。方咏標梅。於是。由張君事成徐君仲聲爲之作合。沈君遂奉其太夫人之命。爰擇於民國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吉時結婚。禮也。時則百兩盈門。駝里迎韓候之駕。三星耀采。銀河迴織女之車。催妝賦就。彤管花飛。合卺杯交。瓊漿霞泛。今日萱堂上壽。懋九熊畫荻之心。異時蘭步徵祥。兼繞膝齊眉之福。所謂宜家乃順父母。有情終成眷屬者已。所願兩好無猜。百年偕老。玉鏡臺前。長有夫倡婦隨之樂。鴛鴦牒上。莫忘山盟海誓之詞。

● 頌沈劒濡先生與吳劒花女  
史結婚詞  
● 橙塘杜壽潛

橙塘杜壽潛

本報代派章程

往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滯  
者而設凡介紹親友定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

無點墨者矣。因笑曰。大人暗藏春色。詎文襄言未終。某甲即解容應曰。中堂明察秋毫。其言適與文襄針鋒相對。乃大謬然。富翁某。欲延師課子。有某秀才自效毛遂。然富翁不相識。必先協約而後可。其闢書中會議云。無魚肉亦可。無酒肴亦可。故奉師極儉薄。盤中無所有。苜蓿長欄杆。秀才乃大怒。而翁亦執前議與爭。秀才曰。向者子固明言之矣。食無魚。即肉亦可也。即肴亦可也。今兩者皆無。安得令人不怒。翁至此。始知受給。緘口不能言。

閑話

# ●女子解放

張馥卿

近幾年來。中國社會上。發現了一種什麼女子解放的聲浪。一時全國的婦女們。好似得了一件寶貝。早也說解放。晚也說解放。耳內只聽得解放的聲音。但是解放有解放的範圍和資格。能懂了他的範圍。才合了他的資格。那就能受解放的好處。若是一味胡鬧。不懂範圍。不究資格。光學了皮毛的解放。那麼。不但不能受他的好處。反要受他的害處咧。倘若不信。請看上海女子解放的成績。他們自得了解放的消息。不知道研究個中真理。一窩風的亂弄一泡。所以有因解放的緣故。弄得好好女子。都變成壞人。每年也不知道多少呢。唉。拿這一個有益女子的解放。反變成了一個女子的仇敵。這豈不可惜麼。所以我望青年婦女們。當細細的研究才好咧。

諧海

情海游記

**嵩**

天下名山大水。我到過的也有不少。却不知情海在什麼地方。不過聽人家說。在愁城之南。恨鄉之東。那里道路很崎嶇。遊覽的人。倘不小心。就容易墮溺。所以我視為畏途。輕易不肯去游。這次。承老友徐君之招。情面難却。少不得辛辛苦苦一滴。及至到了那裏。潮一般。我們倆就分開衆人。雇了一只船。在海中慢慢地游着。先前倒還風平浪靜。抬頭一望。只見白茫茫一片水色。四面並無岸際。海中船隻絡繹。和穿梭也似的。成千成萬。不計其數。船中都坐着男女二人。有的是學生裝束。有的是妓女和閼士。他們那種快活逍遙的樣子。真個令人羨煞。我正在看得出神。猛然間一陣狂風起處。海水奔騰。船隻顛簸不定。有一大半都遭淹沒。我們連忙把頭鑽進艙內。嚇得連氣兒都不敢出。好不容易過了半個鐘頭。方纔平靜無事。我探出頭來一看。不覺驚駭起來。失聲道。哎呀。這裏是什麼地方。為甚連許多船隻都不見了。原來我們這隻船。經風一吹。已不知去向。只見前面有一石橋。橋上寫着孽海橋三個大字。我正要鼓棹前進。徐君連忙攔住道。嵩翁。裏面孽海。是去不得的。那裏的水。四時常凍。鵝毛尚沉。任你插翅也難飛出來。你倘若進來。豈非一輩子受孽麼。我聽了就是一噓。正欲回頭。驀的從海中跳出來一個淡衣素妝的女郎。將我一扯。我知道他是

詩話

秋香樓雜拾

劉昌模

業師黃潛吾先生。前清拔貢也。往歲會率子等遊贛邑之空峒山。作七古五十餘韻。以記其事。而其詠空峒松四絕。尤膾炙人口。詩云。綠柳黃鸝倍有情。歌喉百轉弄新聲。老松遠在深山裏。四月春歸始聽鶯。蔭垂萬畝午風涼。消夏人偏到藕塘。爲愛荷花嬌欲語。却嫌松色老蒼蒼。梧桐葉落已驚秋。桃李魂消等夢遊。留得參天眞色相。雲濤鶴影共清幽。巖枯水落未回春。歲到寒時識本真。只有中天一明月。婆娑對照見精神。

吾友蕭君厚基。錄登八境臺二律見示。其句云。西北城巔勝跡留。煙雲風月一齊收。滔滔章貢環龜尾。鬱鬱樓臺鎮虎頭。《贛邑古爲虔州故別名虎頭城》八詠邇來南北客。三層看盡古今秋。而今幾許滄桑變。回首江山憶昔遊。省識茫茫大地秋。輕風吹上望江樓。絲絲柳絮誰青眼。點點蘆花自白頭。幾陣沙鷗荒浦落。一行征雁客邊愁。十年歷盡滄桑味。漂泊萍蹤間逝流。此詩雖不免湮搭。然其第一首龜尾虎頭。天生對仗。竟被蕭君想到。極爲人所稱賞。猶記予十四歲時。暮夏天氣。遊八境臺。曾詠一絕云。層臺俯瞰贛江流。八境煙雲眼底收。可是落花留紀念。殘紅片片盡臺頭。今則備書遠出。已不勝他鄉離索之感矣。

張文襄總督兩湖。有資郎某甲入見。時方盛夏。羅衫輕卸。內襯鴛鴦戲水之五彩襦胸。鮮艷奪目。文襄已意其爲伴食中書。定必胸

花  
史

滑稽問答

問。什麼廟。是不燒香的。  
答。五臟廟。

問。什麼雞。是不能吃的。  
答。上海野雞。

問。什麼帳。是不清白的。  
答。混帳。

問。什麼手。是人最恨的。  
答。扒手。

問。什麼關。是最難過的。  
答。年關。

問。什麼水。是沒有魚的。  
答。薪水。

問。什麼案。是不經官的。  
答。醫案。

問。什麼話。是不中聽的。  
答。胡話。

問。何種錢。我人不能用。  
答。紙錢。

問。何種筆。不能寫字。  
答。主筆。

問。何種海。不能渡船。  
答。情海。

問。何種布。不能製衣。  
答。瀑布。

問。何種橋。不能行人。  
答。鴿橋。

問。何種槍。不能殺人。  
答。煙槍。

問。何種賊。不能捉。  
答。賣國賊。

問。何種報。我人百讀不厭。  
答。小說日報。

楊笑笑